

濟群法師

當代宗教信仰問題的思考

- 【一· 信仰與人生】
- 【二· 正信、迷信與邪信】
- 【三· 信仰與理性、科學】
- 【四· 宗教與社會進步】
- 【五· 信仰的現象分析】

在我們的人生中，信仰意味着什麼？是生命的最終依歸，還是可有可無的點綴？信仰又能為我們帶來什麼？是人生道路上的智慧明燈，還是遭遇挫折時的心靈安慰？在這信仰缺失的時代，人們或是在信仰的真空中失去重心，或是在信仰的探索中彷徨迷茫，或是因為對信仰的渴求而饑不擇食。那麼，信仰的真空要靠什麼填補？信仰的渴求應當如何解決？信仰的探索又該遵循什麼標準？換言之，對信仰的訴求是否終將歸于宗教？希望我們在本文探討的問題，也是您所關注的。

【一、信仰與人生】

願齋：是否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

濟群：如果說所有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那未免絕對。因為在現實生活中，的確有許多人沒有宗教信仰，也不曾意識到信仰對於人生

的作用。尤其在中國社會，許多人對宗教都缺乏正面認識。在這樣的前提下，信仰需求或者被扼殺在搖籃中，或者轉化為其他需求。至于那些終日為衣食奔忙或沉溺聲色的人，從未思考過人生大事，自然也覺得信仰是可有可無的。

但信仰關注的是人生大事，包括生從何來、死往何去，包括對自我和人生價值的認識，也包括心靈關懷和煩惱的解脫。這些都是人類永恒的問題，不會因為我們的忽略而不再存在。事實上，但凡有思想的人都可能碰到。一旦涉及這些問題而沒有宗教信仰作為支撐，人生往往會陷入迷茫中。

覺照：可以說絕大多數人都有宗教信仰的需求。即使那些自稱沒有任何信仰的人，在人生的特殊時刻，尤其是死亡來臨時，也常常會發出諸如此類的感慨——“假如我有一種宗教信仰該多好啊！”我覺得，祇要這個世界還不完美，還存在種種苦難，種種缺陷，宗教信仰就有它存在的意義和價值。

覺照：也有人認為，有信仰總比沒有信仰更好，這種觀點對嗎？

濟群：擁有健康的宗教信仰，當然比沒有宗教信仰更好。因為信仰能幫助我們找到人生的究竟歸宿，淨化心靈，建立道德規範，引領我們踏上古聖先賢的求真探索之路。

願齋：常常聽到有人說“我什麼都不信”，這種人是否存在？這一觀點的危害是什麼？

濟群：這句話本身是有問題的。他們信不信食物可以充饑呢？信不信太陽可以帶來光明呢？真的什麼都不信，就無法在世間生存了。事實上，他想說的祇是自己什麼宗教信仰也沒有，却將這個問題極端化了。無神論者是存在的，但即使是無神論者，也不能說什麼也不信。

因為對宗教的長期隔閡，我們周圍的確有很多沒有任何宗教信仰的人。但如果連基本的人生信念也不具備，往往引發私欲的極端膨脹。近年來，功利主義在中國迅速發展，導致拜金

成風。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缺乏信仰。

宗教是道德建立的基礎。古往今來，許多民族都是依宗教建立自身的道德準則。“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口號提倡了幾十年，這和菩薩道的精神完全一致。但人性是自私的，如果認識不到“為人民服務”的意義，很難使人們自覺接受，更難以長期堅持，無法具有持久的生命力。

聞道：有人覺得做個好人就行了，為什麼要有宗教信仰呢？他們認為，某些聲稱有信仰的人未必比自己善良。

濟群：關於好人的說法非常籠統，每個人都有理由認為自己是好人，但究竟依照什麼標準呢？而所謂的好人，也有不同程度的區別。我們一般認為的好人，就是善良而富有愛心的人。從佛教角度來說，能依五戒十善生活，是人天乘的標準；能斷除貪嗔痴，是解脫道的標準；能自覺覺他、自利利他，是菩薩道的標準；而

圓滿斷德（生命中不再有貪嗔痴）、悲德（對衆生具有無限慈悲）、智德（具足一切智慧）的佛陀，才是究竟的好人。所以說，宗教信仰不僅爲我們界定了是非善惡的標準，更爲我們指明了完善道德的途徑，幫助我們成爲具有深度和純度的好人。

不可否認，的確存在雖有信仰却品行不端的人。但問題在於，這些人是否按照信仰的道德標準來要求自己？此外，每個人的素質和起點都不同，有些人積重難返，但祇要有心向善并持之以恆，多少總是會發生轉變的。我們衡量一個人時，不僅要橫向比較，也要縱向比較。

覺照：宗教信仰不祇是教我們做一個好人，善良的人，同時也教我們做有智慧的人。這一點佛教表現得最爲突出。學佛必須福慧雙修，悲智雙運，二者缺一不可。

覺照：很多人認爲，信仰祇是爲了尋找死
6 後的歸宿。若年輕時就信仰佛教，難免與生

活和事業發生抵觸，不妨等老了再考慮這個問題。

濟群：人們在年輕時往往會有許多理想和追求，當他們將全部精力投入其中時，或許還意識不到信仰的意義。隨着人生閱歷的豐富，對世俗生活的虛幻才會有深切體會。尤其是到“老來歲月增作減”的時候，名利地位也好，家庭事業也好，與即將到來的死亡相比，都顯得不再重要。所以人們在晚年更需要信仰的支撐，這也是信徒中老年人居多的主要原因。所以有人認為，信仰祇是老來的安慰，年輕時關注信仰還為時過早。

其實佛教既有出世的層面，也有入世的層面，絕非消極避世。它所關注的不僅是生死大事，也包括對現實人生的改善。佛陀在《善生經》中，就對世人如何處理家庭關係、看待財富等問題作了非常具體的開示。如果我們年輕時就依教奉行，會少走很多彎路。反之，如果一生為欲望奔忙操勞，且不論結果如何，難免沾染

許多不良習氣，老來想要改變時往往力不從心。同時，對信仰的實踐也需要在年富力強時進行。歷代祖師大德多是在年輕時開始修道，佛陀更是在三十五歲便已覺悟。這就像接受教育，在年輕時開始更好，還是到晚年開始更好呢？

【二、正信、迷信與邪信】

聞道：說到信仰，人們往往會聯想到迷信。究竟什麼是迷信？

濟群：迷為迷惑、分不清，信為相信、順從，而迷信就是盲目的相信和崇拜。從廣義上說，凡不能把人導向覺悟、智慧和真理的信，皆可稱為迷信。

從信仰對象來看，如果對象本身尚處於迷妄狀態，那麼建立其上的信自然也是迷妄的。通常，我們總覺得宗教信仰中才存在迷信現象。事實上，我們在生活中也常常陷於迷信而不自知。比如貪財的人為財迷，貪色的人為色迷，愛看戲的人為戲迷，愛看球的人為球迷，類似

的例子不勝枚舉。也有些人迷信數字，如廣東人喜歡“八”，西方人忌諱“十三”和“星期五”。還有人迷信名字，以為改一個吉利的名字就能為自己帶來好運。這些都是想當然的迷妄行爲。

從我們自身來看，如果極端執迷于某事，也會引發迷信行爲。如算命、看相之類，本可視爲中國傳統文化的一部分，並不完全是無稽之談。因爲命運的確有一定規律可循，也就是佛法所說的“如是因感如是果”。但緣起的生命現象甚深難知，其中包含諸多不確定因素。如果我們過分相信算命，以為命運一定是如此這般，那又大錯特錯了。

覺照：還有許多人將宗教等同于迷信，那麼，如何認識宗教呢？

濟群：將宗教等同于迷信的觀點，反映了人們對宗教的無知。宗教并非人們想象的、源于人類對世界的無知或某種偶然，所以到一定時期就會完成其歷史使命。縱觀人類歷史，從

原始社會到今天的信息時代，宗教早已滲透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滲透在生活的各個領域，成爲人類文明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雖然其中有多神、二神、一神、無神的演變，有低級和高級的不同，但宗教始終是精神生活的核心。

不可否認，某些宗教行爲中的確摻雜了迷信色彩。所以，我們必須了解正信、雜信、迷信乃至邪信之間的區別。

聞道：怎樣看待“提倡科學，破除迷信”的說法？

濟群：提倡科學能否破除迷信？事實上，在科學盛行的地區，在具有相當科學知識的人身上，迷信現象依然存在。因爲人類的認識能力有限，科學能告訴我們關於外在世界的知識，却無法幫助我們認識自己，認識內在的心靈世界。

我們高舉“科學”的旗幟，但真正認識科學嗎？了解科學的精神嗎？我們把科學等同于

真理，但科學尚處於不斷發展中；我們崇尚科學的力量，但科學是一把雙刃劍，它所產生的作用，還取決于掌握者和使用者。

唯有真理才是破迷開悟的武器。這又涉及兩個問題：首先，我們破除的是不是迷信？其次，我們用來破除它的武器是不是真理？否則的話，我們很可能是以一種迷信去破除另一種迷信，甚至是以迷信障礙對真理的認識。

聞道：那麼，佛教中是否存在迷信現象呢？佛教又是如何破除迷信的呢？

濟群：佛教中的確存在着迷信現象。在許多名山寶剎，每天有成千上萬的善男信女在燒香磕頭，其中大多帶有迷信色彩。因為在他們心目中，佛菩薩就是人類的保護神，求求拜拜就能獲得護佑。

佛教認為，迷是由于眾生的無明所致。除了覺悟的聖者，又有哪個凡夫不迷呢？祇是迷得深或淺罷了。正因為缺乏智慧，才使我們深

陷于執著，使人生充滿困惑。所以佛法特別強調智慧的作用，要通過聞思經教樹立正見，通過修定發慧走向解脫。佛法所說的解脫包括心解脫和慧解脫，一方面使內心從煩惱中解脫出來，一方面使認識從迷惑中解脫出來。當我們解脫煩惱迷惑之後，就不會再被迷情所轉。

聞道：法輪功的亂象，使某些人對宗教心存畏懼。那麼，邪教與宗教是否有着內在聯系，它們的區別又是什麼？

濟群：什麼是邪教？通常，其教主多因極度狂妄而自視為救世主，也有出于個人私欲而創教。在手段上，他們或是以似是而非的觀點欺騙大眾；或是以特異功能招徠信徒；乃至以危言擾亂視聽，如宣揚世界末日即將到來等，使人們因恐懼依附其門下。總之，他們的所作所為決不是慈悲濟世。

邪教和宗教的確有着某種聯系。因為邪教往往會依附于某種傳統宗教。比如法輪功盜用

佛教名相，而西方許多邪教則依附基督教、天主教。邪教所宣傳的世界末日、上升天堂，以及教主對自己的神化，其內容往往來自傳統宗教，以增加其邪說的可信度。然後，將剽竊的內容根據自身需要再加工。即使邪教中經常出現的勸人行善，也都是變了味的，祇是蠱惑人心的伎倆。所以說，邪教是長在宗教身上的一顆毒瘤。

覺照：信仰邪教會帶來什麼危害？

濟群：這個問題，可能通過一些事實更容易說明。在“世界邪教大觀”的網頁上，轉載了《環球時報》這樣一段內容：

1978年11月18日，美國邪教組織“人民聖殿教”914名教徒在圭亞那集體服毒自殺，前往談判并勸說的美國衆議院議員賴恩及隨行人員也一同被殺。

1993年4月19日，“大衛教派”在美國得克薩斯州韋科市以東的卡梅爾莊園被聯邦調查局出動的軍警包圍51天。莊園被攻陷後，莊園

內的 80 多名邪教成員與教主大衛·考雷什集體自焚，葬身火海。

1994 年和 1995 年，邪教組織“太陽聖殿教”先後在瑞士、加拿大、法國制造了多起集體自殺事件。

1995 年 3 月 20 日，“奧姆真理教”在東京地鐵制造了震驚世界的沙林毒氣事件，導致 12 人死亡，5500 人受傷。

1997 年 3 月 26 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聖地亞哥的一個邪教組織“天堂之門”，包括教主在內的 39 人集體自殺。

2000 年 3 月 17 日，烏幹達邪教組織“恢復上帝十誡運動”，制造了駭人聽聞的教徒集體自焚事件，530 多名教徒在烏幹達西南部的卡農古教堂被集體燒死。隨後，警方又發現多處被害教徒的墳墓，總數達上千人。

聞道：如何才能避免邪信？

濟群：當我們接觸一種宗教時，不要一味盲從，而要認真觀察和思考：其教主是否具有

大慈大悲的濟世情懷，具有值得仰賴的高尚道德；其教義是否符合真理，是否能使我們提升人格并最終走向解脫。當我們選擇一種宗教時，更不要有急功近利的想法，否則很容易誤入歧途，因為邪教往往是利用人性的弱點來吸引信徒并對其進行精神控制。當我們準備確定一種信仰時，還要看它是否經過了時間考驗。事實證明，傳統的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等，不論對個人還是社會都是有益的。

【三、信仰與理性、科學】

覺照：我們常常會發現，一些信徒雖然不了解多少教理，却非常虔誠；而一些信徒雖然掌握了很多教理，反而沒那麼虔誠。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

濟群：信仰和人們的精神需求有關。如果內心對宗教有強烈需求，就會身體力行地實踐。一旦由實踐得到切身的宗教體驗，信仰就會更虔誠，更堅固。但佛教信仰還應以理性為基礎，

如果缺乏這一基礎，又沒有正確的實修實證，即使初發心非常猛利，也很難一如既往地保持。

至于掌握教理後能否得益，關鍵是看學佛的定位。如果僅僅將教理當作學術來研究，不和自己的人生發生關係，不將佛法切實運用到生活中，是得不到真實利益的。即使對教理研究得再多，也難以生起虔誠的信心。

雲海：有人認為信仰必須建立在理性基礎上，也有人認為首先要做到“無條件的信”，應當如何看待這一問題？

濟群：說到宗教，必然涉及信仰。基督教有“因信稱義”“信者得度”之說，顯示了信的絕對作用，這就是典型的“無條件的信”。因為很多宗教經驗是超越理性的，所以他們往往排斥理性。

但佛教認為，人類之所以為萬物之靈，正是因為具有理性思維能力。那麼提倡理性的佛教，又是如何看待信的作用呢？《大智度論》

告訴我們：“佛法大海，信為能入，智為能度。”要進入佛法海洋，首先必須有信，但要從佛法得到利益，必須依靠智慧（理性）。佛法修學有信、解、行、證四個次第，也是以“信”作為入門的第一步，再輔以“解”和“行”，最後才能達到“證”的目的。祇有對佛法生起信心，才會認識和理解，才有能力行持和實踐。反過來，對佛法有了深刻理解和切身實踐後，才能使信仰得到進一步深化。

關於信仰和理性的關係，印順法師將其概括為：“佛法依正見而建立正信。”如果沒有正見的基礎，信仰很可能落入迷信乃至邪信中。佛教還有一句話是“有信無智長愚痴，有智無信增我慢”，辯證地指出了信仰與理性的關係。

佛法重視理性，但這是指正確而健康的理性。八正道是佛法修行的常道，其中又以正見和正思維為首要，即正確的認識和思考。有了理性的指導，才能成就正語、正業、正命、正精進、正念和正定。

雲海：在網上經常看到佛教徒與自然科學工作者之間的交流。一些佛教徒常在言語間將科學工作者歸于八難中的“邪見衆”，引起科學工作者的強烈反感，並多次指出，許多攻擊科學的佛教徒根本不懂科學。

濟群：科學是人類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本身說不上正見或邪見，關鍵在於指導科學研究的“見”是否正確。教界人士對科學工作者的責難，主要和唯物論的知見有關。就科學研究本身來說，如果不執著唯物論為基本出發點，而是本着求真的精神探索未知世界，那麼雙方應該是有共同語言的。人們可以通過各種渠道追求真理，也包括科學研究。如果一概加以否定，是壞人善根。即使對知見不正的人，也應善意引導。

這還使我聯想到另一種極端。長期以來，很多人都將科學等同於真理，而視宗教為迷信，試圖以科學代替宗教。其實，這兩種想法都是片面的。宗教和科學是兩個不同領域，解決人

生存在的不同問題。科學是幫助我們認識物質世界，改善生存環境；而宗教則是建立社會道德，解決生死歸宿，兩者無法相互取代。所以，牛頓、愛因斯坦等許多著名科學家都有宗教信仰。

覺照：有了宗教信仰後，還能客觀地從事學術研究嗎？

濟群：許多研究宗教的學者會標榜自己沒有信仰。也常聽到有學者說，雖然我不反對學生有宗教信仰，但我不希望他們在研究中介入信仰成分。這似乎都在表明，一旦擁有信仰，就會使學術研究失去客觀性。之所以會有這樣的觀點，應該和歷史上某些宗教對理性的壓制有關。

但佛教信仰和理性並不衝突。從佛法角度看，理性正是人類通達真理、成就解脫的基礎。但我們也要認識到，理性往往是以個人的經驗、知識及好惡為基礎，這就使它很難擺脫自身局

限。所以學術界在很多問題上莫衷一是，“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

我認爲，如果是從事佛學研究，祇有以信仰爲基礎，才能更客觀地認識佛教。如果不真正走入其中，怎麼可能有全面透徹的認識？長期以來，人們總是在某種思想的指導下研究佛教，可想而知，其客觀程度會是如何。更何況，能通過書本和知識傳達的佛法內涵很有限，如果自己沒有修證體驗，幾乎不可能如實、客觀、深入地了解佛教。

《瑜伽師地論》曾說到四種真實：世間極成真實、道理極成真實、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學術研究祇能達到道理真實的層面，而聖賢們成就的是煩惱障淨智所行真實、所知障淨智所行真實，這是非宗教實踐者永遠無法抵達的境界。

雲海：一般的宗教和科學一樣，都帶有某些既不能被證實也不能被證偽的形而上學的基本假設。如果帶着某個基本假設來解釋另一個

基本假設，兩個基本假設之間發生衝突的可能性就很大。這是科學研究的大忌！而佛教本來就不帶有這種形而上學的假設，其基本原則就是“如實知見”，所以信仰佛教是不會障礙科學研究的。

【四、宗教與社會進步】

雲海：有些學者認為，非競爭性的佛教信仰是中華民族近500年來不能自立于世界前列的根本原因。而其他佛教國家，如緬甸、泰國、老撾、斯裏蘭卡等，皆屬於不發達國家，中南半島文明發祥地的柬埔寨更是如此。現代社會是強者生存、崇尚競爭的，要完成中華復興的偉大事業，就要清除佛教之類的“軟骨頭”思想。

願齋：這種觀點是站不住腳的。中華民族的主體思想由儒釋道三家構成，在歷史上曾為中華的數度輝煌立下汗馬功勞。過去如此，今天也能進一步發揮作用。事實證明，受這些思想影響的亞洲國家和地區，如日本、韓國、新

加坡、港臺等地，還有千百萬海外華人，都為世界創造了繁榮。中國近代以來的衰弱，或許正和捨棄本民族優秀文化，盲目學習西方，提倡連西方都不以為然的“達爾文主義”有關。有人接受進化論之後，以此作為衡量一切的標準。進化論在動物界是適用的，但對人類來說，近現代社會發生的腥風血雨，便和“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泛濫不無關係。在文明的今天，究竟是提倡佛教的非暴力精神，還是主張弱肉強食的無情競爭更符合人們的願望？

濟群：佛教對社會的影響不可能是全部的，所以將國家興衰簡單歸因于佛教是片面的。就中國來說，佛教雖然與傳統文化水乳交融，但真正治國還是依儒家思想。此外，也不能以經濟發達作為衡量社會健康發展的唯一標準。

如果說佛教的消極在于強調了非暴力，難道現代社會還缺少暴力嗎？這個世界已經有太多的爭鬥，人類與天鬥、與地鬥、與人鬥，結果如何呢？當我們鬥到精疲力竭之際，又靠什

麼來撫慰自己的心靈？

從經濟發展來看，西方國家固然更強大，但社會問題並沒有因此消除。一個健康的社會，應該是經濟和文化平衡發展的，是具有良好道德風尚的。至于佛教對當今社會的作用，取決于這一思想能為我們提供什麼幫助。如果佛法能為我們提供智慧引導，解決心理問題，帶來世界和平，那正是當今社會所需要的。

聞道：問題是，現在的世界和平就是靠武力維持的。為什麼中國在過去幾百年裏一直遭受侵略？就是因為我們經濟落後，正所謂“落後就要挨打”。

濟群：目前，人類擁有的核武器足以把地球毀滅幾十次。通過發展核武器互相制衡，是制止戰爭爆發的唯一可行方法嗎？我們怎樣才能保證這些核武器得到安全保存？事實上，世界多一件武器，就多一個不安定因素，多一個引發戰爭的導火索。所以說，再先進的武器也

祇能使世界變得危機四伏，而不是和平安定。

美國的 911 事件就足以使人警醒。他們的經濟可謂發達，武器可謂精良，仍然無法避免這樣的災難。正如一行禪師所說，世界和平是始于人類內心的和平。

聞道：佛法所說的“不、空、無”，是否會使人脫離現實社會？如果所有人都接受這些觀念，是否會導致社會停滯不前？

濟群：現代人喜歡談進步和發展。在我們的想象中，進步和發展總比落後要好。而我們所談的進步和發展，往往局限于經濟和科技。在這樣的發展浪潮中，淳樸的民風、傳統的美德、悠閑的心境都在漸漸失去。以失去這些作為代價的發展，是否值得？因為幸福不僅在于物質，更在于良好的心態和健康的身體。

佛法所說的“不、空、無”，并非我們理解的一無所有。說空，是要否定錯誤的認識和執著，這正是煩惱之源。倘能認識到一切存在都是緣

起的假相，本質上是無自性空的，我們就不會被任何變化所傷害，才能更從容地面對人生。

覺照：健全的法律和良好的社會制度能取代宗教嗎？

濟群：西方人文主義的興起，是對中世紀神權統治的否定，認為良好的社會制度可以解決一切問題。經過幾百年的努力，雖然社會制度日趨完善，但問題還是層出不窮。因為健全的法律祇能制裁犯罪，却不能消除犯罪；良好的制度祇能減少導致犯罪的因素，却不能消除實施犯罪的動機。可見，社會問題歸根到底還是人的問題，心的問題。如果我們的內心無法寧靜，如果我們的行為失去道德，社會又怎能出現安定的局面？

【五、信仰現象的分析】

願齋：前面說過，燒香禮佛的現象往往帶有迷信色彩。那麼，這些行為能否將我們導

向真正的宗教信仰呢？

濟群：信仰是尋找終生的依賴，這種依賴將貫穿整個人生。所以當我們確定信仰時，需要舉行某種儀式，比如基督教的洗禮，佛教的皈依。凡是沒有經歷這一過程的，不能算作真正的基督徒或佛教徒。

就佛教來說，皈依的關鍵在於宣稱三皈，即“盡形壽皈依佛，盡形壽皈依法，盡形壽皈依僧”。這是選擇佛教信仰後的宣誓，直接關係到我們能否獲得佛教徒的資格，也是區別佛教徒與非佛教徒的標準。當然，想要成為合格的佛弟子，還須遵行相應的戒律，如佛教的五戒等。

至於那些不曾皈依，祇知燒香禮佛的人，或是出于朦朧的宗教需求；或是停留在民間信仰階段，對寺院、道觀、神廟一視同仁地頂禮膜拜；或是純粹的功利行爲，抱着“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的態度來投機，嚴格地說，都不屬於宗教信仰的範疇。當然，如果以虔誠心禮佛，也能因此獲得內心安寧，並種下善根。而在親

近三寶的過程中，也有更多機會接觸到正信佛教。

覺照：有些人是因為事業或感情受到挫折才轉向宗教尋求安慰，如何看待這種信仰動機呢？

濟群：每個人都有自己尋找信仰的契機，但這祇是出發點，關鍵是在此基礎上引發正確的信仰。從佛教角度來說，如果祇是因為遭遇挫折而尋求心靈安慰，並不是佛教提倡的，很難引發正信，對探索真理也沒有切實幫助。

當然，挫折也是引發信仰的助緣。因為人生有種種苦難，我們才會生起離苦得樂的願望。生命是脆弱的，佛陀當年正是有感于世間老病死的痛苦，才發心求道。所以信仰并非逃避現實的手段，而是改善人生、探索真理的動力。

願齋：一個人是否可以擁有多種宗教信仰呢？

濟群：這通常是因爲信得不深。如果信得很深，自然不會這麼雜。許多宗教都有強烈的排他性，佛教雖然比較包容，但也要求專一。如果不安住，是無法深入學修，從中受益的。就像我們擁有幾處房子，但也祇能在一個地方睡覺，如果整夜在各處游走，勢必無法安眠。信仰是爲了尋找歸宿，而真正的歸宿應該是唯一的。

覺照：有些人覺得佛教信徒中，文化層次還是偏低。這一現象說明了什麼？

願齋：我們接受的教育對宗教始終持批判態度，這使很多知識分子視佛教爲迷信，自然就很難信佛。相對而言，沒多少文化的人也不易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但西方的佛教徒往往文化層次較高，說明這種現象祇是地區問題，不是佛教本身的問題。

雲海：五四運動前，儒家是中國的主流文化，它對佛教也是排斥的，所以受過教育的人對佛

教普遍有抵觸情緒，而沒有受過教育的人，這種抵觸情緒就小得多。久而久之，就使人們誤以為佛教祇有“低”層次的人才信。

在一些東南亞國家，佛教傳入幾乎與文明進程同步。因此，佛教的人天乘善法也成了這些民族的主流知見。緬、泰等國幾乎全民信佛，不論文化水平高低，都將信佛當作光榮的事。藏地的情況與此相似，歷史上的文化精英也多為僧人。但在漢文化圈子中就不同，因為漢文化有些觀點和佛教是相抵觸的。

濟群：佛教徒的文化層次偏低，祇是特定時期的特殊現象，是人們對佛教的隔閡與無知造成的。在古今中外的社會精英中，信佛者比比皆是。從另一個角度說，佛教有龐大的哲學體系和嚴密的邏輯思辨，假如沒有一定的文化素養，也很難深入堂奧。

覺照：從現狀來看，佛教徒中女性占了相當比例，這一現象又說明什麼？

雲海：女性富有慈心和同情心，在逆境中的忍耐力較強，容易對佛法生信。但由於受三綱五常等封建流毒的影響，傳統中華女性在心智方面存在一些缺陷，如拒絕理性思維、依賴性強、意志薄弱等。對有志于修學的女性來說，必須引起重視，否則容易出現“信而無解”“能信而不能行”等令人遺憾的結果。學佛光有信是不夠的，更重要的是依教奉行。

濟群：從總體看，學佛的女性確實比男性多。因為女性感情細膩，比較容易感受人生痛苦。此外，女性更需要尋找依賴，而男性則相對獨立，容易自以為是。再有一個原因是，男性事業心強，當他沉溺于事業時，根本無暇考慮人生問題。相對來說，女性有更多時間和機會接觸佛教。

願齋：常聽人說“學佛一年，佛在眼前；學佛兩年，佛在大殿；學佛三年，佛在西天”，為什麼會出現這種信仰淡化的現象？作為佛

教徒，應該如何堅定自己的信仰？

覺照：當今社會對人的誘惑實在太大了。如果一個學佛人沒有法喜，得不到佛法的真實利益，信仰必然要受到衝擊。其次，發心不正、動機不純也是重要因素。佛教最終是要解決苦的問題，但我們對苦的認識往往很膚淺。僅僅通過書本認識苦是遠遠不夠的，還要切身感受自己和他人的痛苦。苦難能激發信仰，增長道心。

濟群：學佛應該以出離心、菩提心為基礎，這也是堅守信仰的保障。很多人雖然信佛，但從未生起出離心和菩提心，或是在初發心之後逐漸忘失了。原因是什麼？心的活動需要因緣去滋潤。過去的修行人很重視無常觀和不淨觀，就是為了鞏固出離心。如果平時總是在世俗生活的軌道中，久而久之，就會被各種欲望和請求所主宰。同樣，菩提心也要通過不斷的觀修和實踐來深化。而漢傳佛教在這兩方面都做得很不夠。

信仰還要建立在對佛法正見的認識上。很

多人之所以會信仰淡化，是因為本身就信得比較盲目，對佛法沒有深入認識。換句話說，信仰並未在他們內心扎下根來，沒有成為他們的觀念。如何使信仰得到鞏固？或是通過理性認識，或是通過實踐證悟，或是通過感應道交。如果既沒有勝解，也沒有實證，又沒有感應，信仰自然會逐漸空洞，最後淡化或退失也就不奇怪了。即使表面沒有放棄信仰，也會落入習慣性的麻木，甚至逐漸轉向對世俗名利的追求。

所以要依正見建立正信。見，才是佛法與外道的不共所在。但對信仰的實踐，不能僅僅停留在認識上，還需要身體力行。如果有正見指引，再輔以出離心和菩提心，信仰就能不斷得到鞏固、深化和升華。

2020.10 修訂版